

王
雙◎點校

史夢蘭集

四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史夢蘭集

四

異號類編

(清) 史夢蘭 輯
王 雙 點校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同治乙丑某

異號類編

止園蔣板

異號類編序

古者生而命名既冠而字五十加伯仲名命也命之自尊以別於人也字以表德至加伯仲則德與年進人皆仰而尊之矣至于別號之興大氏始於周秦之際瑰奇之士不得志於時放浪形骸兀稟自喜假言託喻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見則聞於當時傳諸後世其名雖晦其號益彰鬼谷鶻冠之流蓋其著也自是以後通人慕之競相標向至宋而泛濫極矣上而君相下至商賈莫不假山林隱逸之稱儒林文墨之號甚且彼此紛襲不厭雷同至今未已而其間又有一種出於別號之外當世之所指目記載因而流傳如俗

異號類編卷十一

樂亭 史夢蘭 香厓輯

評詆類

噉豬腸小兒

北史慕容紹宗傳時侯景軍甚盛初聞韓軌

往討之曰噉豬腸小兒

村夫子

賈父詩話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伊川三魂

吹劍錄外集趙忠簡為相尹和靖以布衣入講

士大夫多稱託伊川門人進用桐廬喻樗自選人除正字

中書王居正行誥詞時號伊川三魂鼎為尊魂居正為強

魂楊時為還魂言時死而道猶行也

副帥

明史闕黨傳盧承欽餘姚人由中書舍人擢御史首

劾罷戶部侍郎孫居相等因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

南星而外如王國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

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辰

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士木魔神請以黨人

姓名罪狀榜示海內忠賢大喜

先鋒

敢死軍人

士木魔神

俱見上

托塔天王

明李北略點將錄阮大鍼作獻魏奄指為東林

惡黨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

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鄞霹靂火惠世

點校前言

《異號類編》係清末樂亭文人史夢蘭編纂的一部記錄古人異名別號的類書，刊於同治四年。^{（一）}全書共二十卷，收錄了商末至明兩千六百餘年間古人異名別號三千餘個。史夢蘭博采宏搜，首創以類相從的體例，將美刺勸懲之意涵蘊其中。同時，每一條目，都尋根溯源，注明出處，引用書目五百餘種。這些異常豐富的資料，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成語典故、民間俗語的釋義和源流，生動地展現了古人的行為風尚、意趣追求，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一】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編《明清俗語辭書集成》收入《異號類編》，長澤在《異號類編》題解中稱：「封底『同治丁丑刊』似為『同治乙丑刊』之誤。大阪天滿宮近藤文庫本，封底皆改刻，「丁丑」作「丙寅」。』在長澤所見版本之外，《異號類編》還有一個改正版，首頁標明『同治乙丑刊，止園藏板』。筆者點校《異號類編》所用底本即此版本。同治朝無丁丑年，有乙丑、丙寅、丁卯年。長澤雖未見到史氏所刻改正版，但其推測是正確的。大阪天滿宮近藤文庫本改為『丙寅』，顯然是一種折中的推測。

異號，也稱別號，是古人於名、字之外另起的稱號。它的緣起可追溯至周秦之際。梁章鉅《稱謂錄》序曰：『古人稱謂，各有等差，不相假借，其名號蓋定於周公制禮之時。』史一經在《異號類編》序中亦云：『別號之興，大抵始於周秦之際。瑰奇之士不得志於時，放浪形骸，兀傲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起號之風，至宋愈盛，至明趨濫，異號亦成爲古人標署自己的重要稱謂之一。

隨着古人取號之風日熾，自宋代始，有人開始編纂關於異名別號的工具書。（五代）徐光溥《自號錄》以類相從，標舉當時人物別號三十七目；（宋代）馬永易《實賓錄》哀輯編綴古人殊名別號六百餘條；（宋代）陳思的《小字錄》集史傳所載人物小字爲一編；（清代）葛萬里《別號錄》分韻編輯，彙集宋、元、明人物別號，共計九卷。這些著作雖有領異標新之功，但內容單一，體例苟簡，卷帙寡薄。而史夢蘭所輯《異號類編》，廣上述著作之未備，『指事類行，有美有刺』^{（一）}，呈現出內容豐富，體例清晰，寓含褒貶等特徵。

【一】（清）史一經撰《異號類編序》，見《異號類編》首頁，同治乙丑刊，止園藏板。

《異號類編》所輯人物名號，形式多樣，有一人多號、兩人並為一號、同門共為一號諸類。其中一人一號的情況最為普遍，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一人多號的情形不多，只涉及五十餘人。如卷十二，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稱鴟夷子皮，又自謂陶朱公；錢選字舜舉，吳興人，景定間鄉貢進士，自號玉潭，又稱雪川翁、清臞老人、習懶翁，有《習懶齋稿》。而二人並號和同門共號特指卷十九耦舉類和卷二十家世類。如王承字安期，仕東陽太守，時稱承為大東陽，承弟為小東陽；林披生九子，皆為刺史，閩中號九牧林氏。這就使史夢蘭編纂的《異號類編》較之同類著作，具有涵蓋歷史跨度長、所涉人物多、輯錄名號全的特點。

《異號類編》將人物別號分為稱美、隱諷、嘲謔、嗤鄙、憎畏、誣詆、自表、帝王、宮閨、釋道、盜賊、聯稱、耦舉、家世十四大類。這種分類體例，較之徐光溥《自號錄》簡單的以處士、居士、先生、道人、老人、翁、叟等人群相分類，葛萬里《別號錄》的『每韻惟第一人標兩字，以下皆但標一字，驟觀殊不了了』^{〔二〕}，史夢蘭的《異號類編》不僅體例更清，分類更全，而且有美有刺，將懲勸褒貶之意寓含其中。

史夢蘭三子史履晉所撰《誥授中議大夫特賞四品卿銜顯考香厓府君行述》中記載：『府君生六月

〔一〕（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十一·別號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而孤，五歲始能言。偶出門，聞村童相詈語，不知其非禮也。入而加之僕婢，母王太淑人立批其頰。自是終身不肯以暴慢怠忽之容加人，生平學行，蓋得母教爲多也。〔二〕母親王氏端正謹嚴的教育，使史夢蘭自幼銘刻美醜善惡的分界。遍讀群經，將宋明儒者之書奉爲師法的人生旨趣，更使他能揚繼文人美刺傳統，將正人心、維風化、表彰桑梓賢達、痛陳地方利弊貫注於個人的生活和創作實踐中。因而，在《異號類編》中，他開創性地設立稱美、隱諷、嘲謔等帶有褒貶意味的類別。其中，稱美類位居全書一至五卷，收錄帝王、驍將、耿臣、廉吏、才子、隱士、聖童、巨孝、書聖、筆聖、畫聖等各階層、各行業值得彰顯的人物名號七百三十一條。如深受吏民愛戴的南陽太守召信臣，被號之曰召父；將合門避之的病人置於家中，迎醫治療的岷州刺史公義，合境之內呼之爲慈母；擔心母老乘車顛簸，不用牛馬，躬身架轅的江革，鄉里稱之曰江巨孝；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公主庇護，洛陽令董宣不畏公主權勢，不懼皇帝威嚇，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堅持懲治，終不屈服，帝敕之爲強項令，敏於爲文，未嘗屬稿，落筆立成的吳時敏，人目之曰立地書櫥；籠袖憑几，每賦一韻，一吟而巳的溫庭筠，場中號之爲溫八叉。這些『人呼之而已不得不受之，則無異於自號之也』〔三〕的溢美稱號，傳達出公衆對他們行

〔一〕史履晉《誥授中議大夫特賞四品卿銜顯考香厓府君行述》手稿，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善本閱覽室藏。

〔二〕（清）史一經撰《異號類編序》，見《異號類編》首頁，同治乙丑刊，止園藏板。

爲的褒贊和肯定。而史夢蘭將這些名號彙集起來，並冠以『稱美』一類，它們就附生出對社會成員發揮教化作用，引導公衆向美、向善的審美意義。

與『稱美』類相對，《異號類編》中還用了六卷的篇幅，以隱諷、嘲謔、嗤鄙、畏憎、誣詆這些帶有明顯譏諷、貶抑色彩的詞語，分類列出橫徵暴斂、爲官不作、品行不端、才學凡庸、容貌特殊、性格怪癖等人物名號四百九十餘條。如橫掠良家婦女充閭室、爲鄭衛之聲以奉相國的文龜齡，京師以其行徑爲醜，皆呼之爲糞中郎；以善聚斂得幸的楊思恭，國人謂之楊剥皮，事無大小，得物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的太尉主簿元慶智，府中號爲十錢主簿；肥而善睡，又厭賓客，常掛『歇息牌』於門首的天官侍郎趙書問，被人呼之爲三覺侍郎；經年忘家，挈妓幽會，夜坐洽樂，聲唱《池水清》之時，遭妻棒打，竄於床下的韓伸，被時輩呼爲池水清；不知書的庫狄干，署名爲干時，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廣殖地產，疇野彌望的李澄，時謂之地癖，等等。這些既形象又含有憎惡、譏刺、嘲謔意味的稱號，表達了普通民衆的情緒和心聲。

溧陽史一經在《異號類編》序中說：『其美者，或因愛戴而指頌其功名；其刺者，或切怨恫而寓誅於斧鉞。語雖俚質，意足勸懲。使覽之者別有會心，則葺之者未爲無益。』這是對史夢蘭《異號類編》有美有刺分類特徵十分準確的概括和評價。

二

史夢蘭《異號類編》爲我們彙集了三千餘個古人名號，而且每一名號下，他都追根溯源，注明出處。這些翔實的引證資料，豐富了《異號類編》的內容。同時在生動的記述中，還提供了不少成語典故、風俗習尚等的釋義和源流，具有一定的文學文獻價值。

史夢蘭『家故富饒，藏書數萬卷，肆力流覽。凡群經諸史百家之說，靡不淹通。』『四部之籍，手自丹黃，無晷刻閑。』^{〔二〕}這樣的家世背景和嗜學不輟的勤奮，使史夢蘭成爲鴻儒碩學之士，也使他在編纂《異號類編》時，能做到廣徵博引，窮搜詳考。

據筆者統計，史夢蘭《異號類編》引用書目五百二十餘種，涵蓋經史子集幾大部類。其中，經部最少，只涉及《左傳》《論語》兩部，關涉京城大叔、封豕、髡王、四凶、五霸、八愷、八元、三仁、八士九個名號。子部最多，涉及書目二百五十餘部。包括《抱朴子》《無能子》等道家著作；《西溪叢語》《盧氏雜說》等雜家類著作；《太平廣記》《潛確類書》《山堂肆考》《錦繡萬花谷》等類書；

〔一〕徐世昌撰《大清畿輔先哲傳》，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八四三—八四四頁。

《獨異志》《搜神記》《龍城錄》《雲仙雜記》《北夢瑣言》等小說類著作；《法書要錄》《古今書畫苑》《宣和畫譜》《益州名畫錄》等書畫類著作；《孔氏談苑》《楓窗小牘》《過庭錄》《癸辛雜識》等筆記類著作等等。史部和集部引用書目亦達二百餘部，包含了正史、野史、外史、史論、方志、傳記、總集、別集、詩話、詞話等諸多類別。除經史子集四大部類外，還有歐陽玄《貫雲石神道碑》、元瓚《茶錄》跋、韓愈《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碑》、解縉《國子祭酒徐公墓志》等單篇作品。這些數目龐大的典籍的使用，展示了史夢蘭的才學和文獻功底。而他將各類典籍中與人物名號有關的內容彙集在一起，既免去了讀者查詢之勞，客觀上也起到了文獻保存的重要作用。

史夢蘭《異號類編》中這些引證人物名號命名緣由的材料，還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成語典故、民間俗語、風尚習俗等的釋義和源流，它們增加了《異號類編》的可讀性和趣味性，也是我們研究語言、民俗發展的難得的資料。

《異號類編》中包含成語典故眾多。如卷二所載『齒牙春色』，原指婁師德位貴而性通脫，尤善捧腹大笑，現以此形容人爽朗地大笑。『有腳陽春』，宋璟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後遂用此稱頌官吏的德政。卷三載『水晶燈籠』，劉隨遇事明銳敢行，蜀人以此為號，現比喻對事物瞭解得非常清楚。『立地書櫥』，原指吳時為文敏捷，落筆立成，現用於比喻人讀書多，學識淵博。『魚頭參政』，魯宗道性情耿直，當時人目為魚頭參政，現比喻為人剛直，辦事不肯通融的人，等等。這些成語典故，語詞形象，寓意雋永，比喻貼切，至今仍具有生命力和使用價值。

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在其所編的《明清俗語辭書集成》中說：『本書（異號類編）雖不能稱爲俗語集，然其將古來名士別號按內容分類輯錄，文中也多出現俗語，故予以收錄。』^{〔一〕}指出了《異號類編》在對人物名號的記述中，保留有民間俗語的特點。如卷五載『釘筋』，唐朝有位相士名叫彭克明，他未卜先知，言必有中。而古代稱言必有中爲『釘筋』，因此人稱之爲『彭釘筋』。卷七載『冬烘』，唐人謂冬烘是『不了了』即不清楚之意，故有『主司（鄭熏）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這一典故。至宋代，『冬烘』成了在蜀地流行的方言。葉夢得《避暑閒話》載：『崇甯末，安國同爲郎，成都人詹某爲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章擊之。其辭略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戟手躍於衆曰：「吾不辭譴逐，但冬烘爲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爲冬烘公。』而現在『冬烘』一詞，是指讀書人糊塗、愚腐、淺漏之意。卷十載『麻胡』，會稽有鬼號麻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此恐小兒。而石勒暴戾好殺，國人畏之。市有小兒啼，母則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遂絕。吾鄉唐秦地區至今民間仍有此稱謂，或稱爲『麻猴兒』，用於恐哄小兒。這些記載都是我們研究古代民風民俗的重要語料。

〔一〕（日）長澤規矩也編《明清俗語辭書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第四五二頁。

《異號類編》中這些解讀人物得號緣由的材料，摘自經史子集各類文獻，本身就呈現出史書、傳記、詩文、雜談、小說、筆記等各類文體特徵。再加上史夢蘭在間引中以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勾連取捨，融會貫通，使其具有了傳奇性、故事性等特點。如能以聲音占卜，兼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的耿聽聲；指點求富的負薪者入閨，於空舍中見鬼物入穴，掘之得金百鎰，並有金鼓覆其上的金鼓金；夢中見一林花如錦繡，摘此花食之，及寤，天下文辭無所不知的馬融，時人號爲繡囊；不拘小節，於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與不醉者議事，皆不出所見的李白，時人號爲醉聖；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三十餘首，體無完膚的葛清，被呼爲白舍人行詩圖等。這些生動有趣的記述，在爲我們瞭解人物名號由來、生平軼事的同時，也使《異號類編》一書呈現出知識性、趣味性、可讀性的文學特徵。

三

史夢蘭《異號類編》雖然在體例設置、文學文獻等方面具有獨到價值，但在編纂時也呈現出分類雜糅、偶涉舛訛等不足。

《異號類編》在總二十卷中，前十一卷以稱美、隱諷、嘲謔等帶有明顯褒貶色彩的詞語提示類別，

以突出史夢蘭『有美有刺』的分類主旨。但十二至十三卷中的自表類，乃六百五十餘個人物的自號，而非『人呼之而已不得不受之』的異號。如王績歸東皋著書，號東皋子；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鄭熏蒔松於庭，號七松處士；賀知章自號四明狂客等。這些自號標示出人物的生活經歷、個性所長、志趣追求，帶有鮮明的『稱美』傾向。而十四至十七卷的帝王、宮闈、釋道、盜賊四卷則指特定人群；十七、十八卷的聯稱、耦舉標示的是名號的外在形態；卷二十的家世類乃家族之號。這樣的類別劃分，就出現了美刺與自表、帝王、閨閣、釋道等類相雜糅；閨閣類與自表類相雜糅；連稱、耦舉類與帝王、美刺類相雜糅等問題。如帝王類中載：唐宣宗性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人謂之小太宗；穆宗少好遊獵，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寢，國人謂之睡王。這些歸入帝王類的名號，與稱美、嗤鄙諸類無二。而閨閣類中李格非女清照，自號易安居士；張玉娘自號一貞居士；張妙靜號自然道人等，亦可歸入自表類。聯稱類中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謂之二聖等亦可歸入帝王類。耦舉類中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耦舉為大壹小壹等亦可歸入釋道類。因此，史夢蘭《異號類編》在分類上雖指向明確、體例清晰，但相互間的雜糅亦體現出他為突出其一而不得不忽略其二的無奈與不足。

史夢蘭在編纂刊刻《異號類編》時因所據文獻、編寫抄錄等原因，出現了釋文原缺、資料有誤、錯字、衍字、缺字等缺憾。基於此，整理者在查證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做出六十餘條校按，對這些問

題進行補充、更正和說明。

《異號類編》中只有名號無釋文的有出自《左傳》的京城大叔、封豕、四凶、八愷、八元和出自《論語》的三仁、八士七條。《左傳》《論語》也是《異號類編》僅有的引自經部的兩部。史夢蘭對這兩部經書人物的名號，只標書名，不列釋文，或許認為儒家經典流播百代，深入人心，不引亦知，抑或出自對儒家經典的崇尚與敬畏。

古代書籍在刊刻時出現錯、衍、缺字是不可避免的，但後人在閱讀時，如果不能辨識其錯誤，就會不得其解，或者以訛傳訛，造成對歷史知識、歷史人物的誤識。史夢蘭在編纂或刊刻時出現的這些錯誤，雖然瑕不掩瑜，但我們進行文獻整理時，將它們校正過來，既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古籍整理需完成的重要工作。

總之，史夢蘭在知天命之年刊刻出版的《異號類編》，不僅為我們呈現了一部記錄古人異名別號的類書，而且他開創的『有美有刺』的分類標準，亦展現出他對社會價值、歷史人物的評價指向。該書所具有的文獻價值也應因此而得到更多人的重視。

本書的點校工作遵循古籍整理的一般規則。原書一個名號下或有引用兩條及以上文獻者，自第二條文獻始，均前加『○』符號並與前文空一格以標識。史夢蘭所加按語亦以同樣方式處理。原書一種

文獻後有時用『又』字或用『又』字加分卷的方式，再引出同一種文獻中的不同事項，均在『又』字前加『◎』符號並與前文空一格以標識。釋文中所引文獻，或全引或摘引，均不加引號，僅在所引文獻名目後以冒號標識。所引文獻中的人物對話和一些需要特別標注的詞語，以及引文中的引文，則加引號予以標識。

整理工作的不足之處，尚望方家指正。

王雙 二〇一四年六月識於唐山師範學院

序

古者生而命名，既冠而字，五十加伯仲。名，命也。命之自尊，以別於人也。字以表德，至加伯仲，則德與年進，人皆仰而尊之矣。至於別號之興，大氏始於周秦之際。瑰奇之士不得志於時，放浪形骸，兀冪自喜，假言託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見，則聞於當時，傳諸後世。其名雖晦，其號益彰。鬼谷、鸛冠之流，蓋其著也。自是以後，通人慕之，競相標尚，至宋而泛濫極矣。上而君相，下至商賈，莫不假山林隱逸之稱，儒林文墨之號。甚且彼此沿襲，不厭雷同，至今未已。而其間又有一種出於別號之外，當世之所指目記載，因而流傳。如俗所謂混號者，其於命名表德之義，益遠不相涉。而指事類行，頗具微詞。宗人香厓以循陔之暇，搜討載籍，彙而錄之，名之曰《異號類編》。屬爲序其緣起，予因爲之說曰：異號，非號也。非號而謂之號者，人噤之而已不得不受之，則無異於自號之也。其義有美焉，有刺焉。其美者，或因愛戴而指頌其功名；其刺者，或切怨恫而寓諷於斧鉞。語雖俚質，意足勸懲。使覽之者別有會心，則葺之者未爲無益。至若浪士自嘲，狂朋虐謔；象形惟肖，摹隱偏工；雖傷雅道，並流簡冊；既資博記，尤助雋談。自功令以八比取士，游庠序者，率束史書不觀。甚至竹帛垂名，昭然在人耳目者，尚不能辨悉。又況乎記載之繁，名字之曠，而欲其

流覽不倦，識別於心，蓋亦難矣。是編也出，其不爲經生家覆瓿之具乎？然香厓之爲此編，蓋以廣《實賓錄》之所未備者。後世而有子雲，請以俟諸異日。

咸豐己未五月十七日溧陽宗弟一經拜手撰。